

解读西方文学中永恒的死亡主题之奥秘

陈海容

(黄山学院 外语系,安徽 黄山 245041)

摘要:在西方文学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研究中,发现死亡在西方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死亡主题的永恒离不开作者和读者两个基本方面,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接受美学则是与之对应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死亡恐惧;压抑机制;视野融合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9)01-0104-003

一、西方文学中死亡主题的研究现状

死亡在西方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文学的真正的诞生地是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文学。没有死亡,人类就会无所恐惧,无所悔恨,无所理想,也就用不着制造一个虚幻的文学世界来弥补人生的遗憾,来满足自己对永恒的追求和向往。”^[1]闻名于世的大作家们如荷马、但丁、拉伯雷、莎士比亚、歌德、司汤达、乔伊斯、卡夫卡等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死亡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导致文学家们对死亡主题孜孜不倦的原因有很多,国内很多学者从死亡主题的哲学意义出发来分析,认为对死亡的关注是对生命的关怀,通过彼岸世界返视此在世界的意义,向死而生。中国传统文化遵循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思想,强调“天人合一”的和谐。死亡由于其对生命的否定形态被赋予特定的社会价值意义,人生被看作单纯社会价值的实现过程,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西方哲学、社会学和其他人文学科的著作被大量翻译和介绍,死亡问题在文学中越来越多地得到表现和探索。中国在死亡问题研究领域也渐渐取得了一定成就,段德智的《死亡哲学》,毕治国的《死亡哲学》,靳凤林的《死,而后生》,毛文凤的《死亡就是上帝》,傅伟勋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等等从哲学的角度对死亡进行了研究和梳理。颜翔林的

收稿日期:2007-11-06

作者简介:陈海容(1983-),湖南邵阳人,黄山学院外语系助教,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死亡美学》,陆扬的《中西死亡美学》等著作则从比较美学的角度探讨了死亡的美学价值。其他也有一些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文章对某一位作家,如海明威、川德康成等,或是某一流派死亡所表现的特征进行探讨。^[2]分析国内学者对死亡主题的研究,不难发现两种倾向:第一,文学的死亡主题研究作为一个统筹的对象存在,国内研究多聚焦于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共性,而忽视了由于社会文化的内在机制和人文精神内核的差异,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死亡叙事的表现形式、表现主题、表达意象方面所存在的差异。第二,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分析死亡主题的哲学内涵,认为死亡是对生命精神的自由权利和个体价值实现的尊重,是对生命关怀和人文精神的守望。从作者和读者这两个基本角度出发,在心理学和美学的范畴内对死亡主题永恒的原因进行探索很有必要。其一作家的死亡恐惧所激发的创作冲动和对不朽的追求是死亡叙事的根本原因;其二读者的死亡恐惧所激发的对死亡叙事的共鸣是根本动力。这两方面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结合体,死亡意识所引起的死亡恐惧是其结合点。

二、作家的创作冲动和不朽意识

死亡是人间深河中自然发生的事情。生活中到处都能寻觅到死亡的踪影。叔本华曾就死亡问题予

以诠释,认为“死亡是威胁人类的最大灾祸,我们最大的恐惧来自对死亡的忧虑,最能吸引我们关心的是他人生命的危险,而我们所看到的最可怕的场面则是执行死刑。”^[150]伊甸园的故事注定了亚当和夏娃的子子孙孙永远地活在死亡恐惧中。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无意识不懂得什么是死亡。因此,智慧果赋予了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就与必死意识同在,人类不能不悲哀地意识到:死亡是自己最终的归宿。就表达死亡主题的文学作品来说,从死亡现象的输入到死亡恐惧再到死亡文学的输出,不可缺少的介质便是作者。因此,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者主观的情感与客观存在对象的产物。一部以死亡为主题的文学首先是作者本身压抑的死亡恐惧的宣泄,再次,也是自我意识发展到更高一个层次的表现,即对不朽的追求。

意识具有压抑作用,这是当代心理学一个伟大的发现。弗洛伊德曾说:“整个精神分析的大厦就建立在压抑理论上。”^[151]因此,作为精神分析基础的压抑也就是理解死亡恐惧的关键。强烈的死亡恐惧将严重影响人的生活甚至生命,而压抑能使意识正常行使职能,不受威胁和干扰。但是,即便如此,压抑状态对主体还是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正如弗洛伊德派心理学所阐述的那样:自然冲动是不能勉强压抑下去的,如果把他们勉强压抑下去,会酿成种种心理的变态。于是,对作家而言,对死亡恐惧的压抑就通过创作这一途径来释放。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压抑情感的升华,是他们释放情感拯救自己的方式。^[152]歌德在听到耶路撒冷为失恋而自杀的消息后,便取消自己因与女友分手而自杀的念头。他说:“这个消息对于我仿佛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我立刻就把《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纲要想好。”作品完成之后,歌德自杀的念头也取消了。由此可见,文学作品是文学家情感的需要。又如海明威,死亡是海明威创作的重要切入点。曾有人夸张的认为海明威作品所表现的全部主题即为死亡。熟悉海明威的人都知道他那独特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战争给他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以及他的出生入死的经历足以解释为何他对死亡有如此浓厚的兴趣。

没有人可以亲身经历死亡。文学家由于其敏锐的视角,是死亡真切的观察者和体验者。个人生命的不能永恒,导致文学家心理机制不能正常运行,也迫使其心理滋生出生命不朽,超脱死亡的欲望。文学家

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中流露这种对不朽的追求。他们用自我创造的想象性世界,用阿Q式的精神胜利的自恋浪潮,克服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正如莎士比亚所写的那样:“But thy eternal summer shall not fade, …… when in eternal lines to time thou grow'st. …… so long lives this, 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诗歌永存故生命永存,玄学派诗人邓恩也期望在自己的诗行中建筑与爱人的永恒空间:“We'll build in sonnets pretty rooms, As well a well-wrought urn becomes. The greatest ashes, as half-acre tombs, And by these hymns, all shall approve us Canonized for love.”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更是直接表达了自己超脱死亡的欲望:“我已经建造了一座比青铜更经久,比帝王的金字塔更高的纪念碑。雨水的侵蚀与风暴的吹刮不能摧毁它,岁月的更迭和时光的流逝也做不到这一点——我根本不会死去。”这些都清楚的表明,文人们的创作冲动,有意识无意识的都是对死亡的反抗和对不朽的追求。

三、读者的视野融合和接受机制

文学家在创作中释放自己压抑的死亡恐惧,在艺术想象的空间中实现对自己不朽的追求,因而不管时空转变,都对死亡主题情有独钟。而广大的读者,则是在对死亡主题文学的审美中完成自己的情感体验。死亡主题的作品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其生命力来自读者。姚斯,作为接受美学的创始人,肯定了读者作为文学接受主体同时也是认识者、审美者和阐释者的作用。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作品的生命存在于由创作到接受的动态流程中,离开了读者的接受机制,表达死亡主题的作品就不能具有生命力。读者对作品的接受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积极地参与、想象与再创造。他们与作品的人物、情感进行对话交流,并带着各自的人生体验与审美趣味进行加工和再创造,从而在欣赏艺术中使“自我”得到实现和升华。可以说文学阅读是一种始终伴随着强烈情绪活动的艺术接受过程。读者在对文学作品的直觉观照中,总是处于复杂的情绪变化状态。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活动,而且常常是一种强烈的情感活动。死亡现象在读者心中积淀的死亡恐惧与作者一样强烈,所以表达死亡主题的文学容易唤起读者的接受欲望。读者的这种审美需求要求文学创作能给读者留有充分的驰骋

想象和再创造的广大空间,以吸引和唤起读者的接受欲望。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我们恐惧的一切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时就引起我们的怜悯”,“一般说来,当一个人记得自己或自己的亲友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或者很可能遭遇这类事情时,便会产生怜悯。”由此看来,死亡主题作品的永久生命力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断可以把新的人生体验放进去的平台。^{[6]106}

文学是为读者创作的,读者决定文学的命运,没有读者的文学就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学。而要想使文学拥有读者,就必须引起读者的兴趣,满足他们的需要,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文本内容过于浅陋会导致读者的期待指向畅通无阻,结果使读者兴味索然;过于深奥则让读者难以介入其间。因此,作者的期待视野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融合,即作品中描述的人物情感经验与读者的阅历相似,或文本的内涵与鉴赏水平相当,是实现文学价值的最佳途径。共鸣是审美效果的最佳表现。^{[7]77}《圣经》“旧约”中亚当和夏娃最初是不死的,受了撒旦诱惑的他们偷吃了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人类从此世世代代背负原罪。死亡是亚当和夏娃给人类的永远的惩罚。然而,“新约”中,耶稣获得了新生。因此,人类原始时期的死亡是对肉体的否定,也是对忠诚上帝的肯定。爱与救赎是死亡主题的表现内容。19世纪狄更斯在作品《双城记》中又表现了这一思想,主人公卡儿顿为了爱情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战胜了自己对死亡的恐惧,断头台上,他的灵魂得到了升华。卡儿顿身上仁爱、宽恕的基督精神,唤发了读者心中原始积累的美感,对主人公的命运产生深切的关怀和同情,结局是悲情的,却也是美丽的。

读者的期待视野并非一成不变,它是动态演变的。因此,死亡主题是文学主题中稳定的因素,但在不同时期表达死亡主题的作品,在表现手法,叙事方式上都应切合时代审美需求,以给读者审美经验的新刺激,新反应。因此,死亡叙事所呈现的内容都

在变迁中。如在宗教位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但丁对地狱、炼狱的构建,薄伽丘对死亡的悲剧性意识都表露了人们对死亡的敏感。文艺复兴时期强调以人为本,因此表达死亡主题的文学开始由宗教性质转向世俗文学。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都以死亡作为主人公无法抗拒命运安排的结局。文学的发展经历了许多个高峰,然而不管是后来的浪漫主义时期,现实主义时期,还是现代主义时期,死亡的叙事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文学家们对死亡这一主题都作了深刻的思考。

四、小结

作者、读者为何热爱创作死亡主题的文学以及欣赏死亡主题的文学,诠释了死亡成为西方文学经久不衰的主题的原因。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死亡文学也是作者压抑的死亡恐惧的产物。作者压抑的死亡恐惧转化成对死亡主题文学的创作冲动,通过创作来实现自己精神世界的不朽。从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以死亡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容易唤起读者的接受欲望,达到作者与读者的期待视野融合。

参考文献:

- [1]殷国明.艺术家与死[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0.
- [2]陈民.西方文学死亡叙事研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
- [3](德)叔本华.爱与生的苦恼[M].陈晓楠,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
- [4]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M]//弗洛伊德基本著作选.纽约:自由出版社,1938.
- [5]冯川.死亡恐惧与创作冲动[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
- [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 [7]周方铤.翻译多元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曲晓红

An Analysis of the Eternal Death Theme in Western Literature

Chen Hairo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245041, China)

Abstract: Both th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studies suggest that death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western literature, the reasons for which will be discussed and narrat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author and reader on the basis of Freud's psychoanalytic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aesthetics respectively.

Keywords: Fear of death; Suppression; Resonance

解读西方文学中永恒的死亡主题之奥秘

作者: [陈海容, Chen Hairong](#)
作者单位: [黄山学院, 外语系, 安徽, 黄山, 245041](#)
刊名: [黄山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HUANGSHAN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9, 11(1)
引用次数: 0次

参考文献(7条)

1. [殷国明](#) [艺术家与死](#) 1990
2. [陈民](#) [西方文学死亡叙事研究](#) 2006
3. [叔本华, 陈晓楠](#) [爱与生的苦恼](#) 1986
4.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 1938
5. [冯川](#) [死亡恐惧与创作冲动](#) 2003
6. [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 1996
7. [周方铤](#) [翻译多元论](#) 2004

本文链接: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hsxxyb200901026.aspx

下载时间: 2009年10月23日